

## 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

郭 旭 东

内容提要：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商时期的军礼主要包括有：将敌情告之先祖并于庙堂谋议的告庙与谋伐礼；反复占卜慎重选择领军大将以及隆重的册命礼；为得到神祖护佑而将宗庙里的神主迁出随军的迁庙主和立军社礼；立旗集众和请求人力与物资支援的立中和乞师礼；以田猎形式进行演兵习武和军事检阅的蒐狩和振旅礼；战后向神祖报告征伐所获以及杀俘祭祖的献捷与献俘礼。当时的军事礼仪中充满了崇祖信鬼色彩，占卜贯穿于全程，某些事情如选将等殷人极为慎重，战后的杀俘献祭则严重地保留了原始遗风。后世文献以及周代金文所见的军礼大项，殷商时期多已存在，只是具体仪节因甲骨文的简练而无法详知。

关键词：殷墟甲骨文 商代 军礼

在古代礼仪制度当中，军礼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周礼》将其与吉礼、凶礼、嘉礼、宾礼一起列为“五礼”。军礼之所以受到重视，是与古人对当时频繁发生的“戎”事的认识有关。在先秦时期的人们看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征战和祭祀鬼神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大事，由此也就决定了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制度——军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在国家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礼仪制度，古代典籍对其记载却极为疏略，人们甚至找不出关于这方面系统的文本规定，《仪礼》十七篇也不见有军礼的篇章，后人只能在少数文献诸如《周礼》、《左传》等书中零零星星地看到它的踪影。孔子云：“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如果此说不误的话，那么，周礼的形成和大盛，基础应该是建立在对殷商礼仪制度的因袭继承之上的。而对周礼内容认识的不断加深，客观上也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去追溯其前的殷礼概貌，并搞清楚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有关殷商时期军事方面的卜辞同其他方面的记录比较起来更丰富一些，这就给我们全面了解殷商军礼准备了条件。

此前，已有一些学者做过努力，有的还进行过大致勾勒。<sup>①</sup>在此，笔者欲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殷墟甲骨文所见殷商军礼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以期有更多的收获。

## 一 告庙与谋伐

殷商时期，由于王朝与其他方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经常发生，因此，适应战争需要的军情观察和传报系统已经建立并初步形成制度。当时，每有方国侵扰时，殷王朝就会从相关的渠道得到军情报告。在获悉从各地传报上来的军事情报后，迷信的商代统治者由于心理上的崇拜神祖，因此首先要行告庙之礼，将敌方出动侵扰的事情告知宗庙里的先公先王并对之祭祀，希求得到他们护佑。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殷墟军事卜辞中多有记载：

1. □□卜，殷贞：舌方其至于番？  
 壬午卜，亘贞：告舌方于上甲？  
 ……于上甲？  
 ……〔告〕舌方于示壬？  
 □□卜，殷贞：王往次于浹？ 《合集》6131 正
2. 贞：于报乙告舌方？  
 舌方其至于番？ 《合集》6132
3. 贞：〔于〕大丁告舌〔方〕？  
 贞：于大甲告？  
 贞：于唐告〔舌〕方？  
 贞：勿于大□〔告〕？ 《合集》6139
4. 告舌〔方〕于黄尹？  
 贞：于大甲告舌方出？ 《合集》6142
5. 贞：侑于祖丁？  
 贞：侑于羌甲？  
 贞：〔于〕大甲告舌〔方〕？  
 呼吴取？ 《合集》6144

以上几版卜辞，均为殷人向自己的祖宗祭告敌情的记录。“告”，许慎在《五经

<sup>①</sup> 钟柏生：《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军礼之二——殷代的战争礼》，《中国文字》新1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第85—239页；钟柏生：《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军礼之一——殷代的大蒐礼》，《中国文字》新16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2年，第75—78页；张永山：《商代军礼试探》，《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68—478页。

异义》里曰：“非时祭天曰类，言以事类告也。”辞中的上甲、报乙和示壬，是殷历史上的先公；唐，即商王朝的开国之主成汤；大甲、祖丁和羌甲为殷之先王；黄尹是殷的旧臣。殷人并不拘泥于非族不祭，而是对有功于自己的旧臣也列入常祭名单，遇有大事，同样告之。殷人行告庙礼时，祭祖是必要的礼仪，通过向祖宗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将有关敌方的消息祭而告之，上面第5辞中的“侑于祖丁”和“侑于羌甲”就是例子。

从甲骨文反映的情况看，面对敌人的进犯，殷人往往在告祭神祖的同时或之后，还要于庙堂举行军事会议，对得到的情报进行分析研判，谋议作战大计，做出应对策略，此即《孙子兵法·计篇》所说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的“庙算”，也即战前的军事谋议。其谋议的内容大致有如下几项。

首先，是否出兵对敌方进行征讨。

6. 甲子卜，□贞：出兵若？ 《合集》7204

7. 甲□□，□贞：勿出兵？ 《合集》7205

8. [贞]：呼伐舌？

勿呼伐舌？ 《合集》6256

9. 贞：呼征舌方？允戕。 《合集》6308

10. 癸酉卜，贞：今夕卓戕舌方？ 《合集》6293

6辞和7辞虽然分属两版，但所卜者是一回事。辞中的“若”字，叶玉森先生认为“像一人踞而理发使顺形……卜辞之若，均含顺意”<sup>①</sup>。此说是正确的，《尔雅·释言》：“若，顺也。”《易》：“有孚永若。”荀注曰：“若，顺也。”占问“出兵若”即是卜问出兵能否顺利，这显然是希望卦象能给出一个答案。8和9辞中的“呼”，意为呼召。8辞是在卜问对舌方是否应该给予征伐。9辞中，“允”是一个肯定意义的字，有果然、必然之义。“戕”，《说文》：“戕，伤也，从戈才声。”于省吾先生认为伤与失败之败义训相因。<sup>②</sup>同上两辞一样，本辞也是对军事讨伐舌方之事进行占卜。所不同的是，这次卜卦却有了非常明确的结果，即殷王朝如果行动，舌方必定会受到重创或惨遭失败。10辞中的“卓”，乃是卜辞中著名的人物，常见其领军出征；“夕”是殷人的时间词，指晚上。此辞是卜问殷军大将卓是不是于当天夜里对舌方发起攻击。

其次，军事行动能否得到神祖保佑。

殷人十分迷信，崇拜鬼神，他们遇到任何事情，都忘不了祭告于心目中的上帝和其他神祖，希望得到它们在冥冥中的护佑。如：

11. 辛亥卜，殷贞：伐舌方帝受[我佑]？

① 叶玉森：《说契》，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67页。

② 于省吾：《墙盘铭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页。

贞：帝不其受 [我佑]？ 《合集》 6271

12. 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佑？ 一月 《合集》 6664 正

13. 贞：今春伐舌方受有佑？ 《合集》 6276

14. 己卯卜，殷贞：舌方出，王自征？ 下上若，我 [其受佑]？ 《合集》 6098

15. 庚辰卜，争贞：它南单？

辛巳卜，宾贞，□燎？

贞：王惟沚𣎵比伐巴方，帝受我佑？

王勿惟沚𣎵比伐巴方，帝不我其受佑？ 《合集》 6473

上面辞中的“帝”乃是殷人崇拜对象中地位最高者，诸神之长。“受佑”，卜辞习语，意为“授佑”。11、12、13 三辞都是卜问如果外出征讨，上帝能否授佑于自己。而 14 辞中的“下上若”也为卜辞成语，据陈梦家先生研究，“上”指的是上帝神明先祖，“下”或指地祇。<sup>①</sup> 此辞是讲如果商王亲自出马征伐舌方，天地之神是不是同意，我是否受到保佑呢。15 辞，据林小安先生讲，“此辞乃描绘殷人出征前之景象。庚辰日先赴南台（南单），次日行燎祭，卜问天帝助其出征否”<sup>②</sup>？辞中南单前一字非“爰”，应是“它”字，意为某种杀牲之法，林释有误。据文献记载，古人每每于战前要向包括上帝在内的神祖进行祭祀，如《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周礼·春官·大祝》：“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贾公彦疏云：“非常而祭曰类。”《尔雅·释天》曰：“是类是祧，师祭也。”可知类上帝乃是指在遇到紧急军情后的非常之祭。15 辞所燎祭对象显然是“帝”，地，在南单。可见，殷人在决定有关军事战争行动之前，很是注意向他们心目中的神祇求告，十分在意这些能够决定或左右自己命运之神的态度。

再次，征讨行动是否需要征聚兵员和别族配合。

16. 癸巳卜，殷贞：共人 [呼伐] 舌方，受有佑？

丙午卜，殷贞：登人三千 [呼伐舌方，受有佑]？ 《合集》 6172

17. 丁酉卜，殷贞：今春王共人五千征土方，受有佑？ 三月 《合集》 6409

18. 己未卜，殷贞：王登人三千呼伐舌方，伐？ 《合集》 6639

19. 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 [方]？ 《英》 150 正

20. 贞：令多子族暨犬侯寇周，叶王 [事]？ 《合集》 6813

对上辞中的“共”和“登”，杨树达先生认为以声类求之，“登盖当读为徵”<sup>③</sup>，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年，第 568 页。

② 林小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 2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50 页。

③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38 页。

孙海波先生也谓此字有登进徵取之意<sup>①</sup>，屈万里先生则认为“共”即为“供”，意为供给<sup>②</sup>，唐兰先生释作“饗”，意为供给<sup>③</sup>，姚孝遂、肖丁先生认为“共”字意为招致<sup>④</sup>。甲骨文中，有关“共人”和“登人”以事征伐的卜辞多见，字虽有区别，但总的看来两个字在用法上尚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许“共”就是“登”的省文，其意应是征招、供应兵员。19 辞历来被认为是甲骨文所记殷王朝出动武装人员对外征伐人数最多的一次记录，只是在对辞中“登妇好三千”的理解上略有分歧。近年，罗琨女士联系甲骨文里的相关辞例，经认真分析和比较后认为商代存在有女性武装，“登妇好三千”就是“登三千妇好”，乃征召三千女兵之意，并补“呼伐”后应是方而非过去常说的羌方。<sup>⑤</sup> 20 辞则是关于让多子族与犬侯一起讨伐周方之占。上列几辞，说明殷人在谋议征伐大事时，还要考虑是否征集兵员，征召多少才能满足战争需要这些具体事情。

第四，是否需要商王亲征。

21. 乙巳卜，争贞：惟王往伐舌方，受有[佑]？ 《合集》6214
22. 戊午卜，争贞：惟王自往陷？十二月 《合集》6664 正
23. 癸丑卜，王征召方，受佑？ 《屯南》4103
24. 甲寅卜，宾贞：王往征西？ 《合集》7081
25. □□[卜]，王贞：余征？ 《合集》7617
26. ……王其征，告于… 《合集》7622
27. 乙卯卜，殷贞：王惟土方征？ 《合集》6442

21 辞中的“王往伐”之“往”，在甲骨文中指往来、前往之意。“王往伐”就是商王亲自前往征伐。22 辞里“陷”，为胡厚宣先生所释<sup>⑥</sup>，裘锡圭先生释之为“坎”<sup>⑦</sup>，意思相同，是指殷人的一种狩猎方式。25 辞的“余”，乃商王自称。可以说，几辞中“王往伐”、“王自征”和“余征”等，非常清楚地点明了宗庙谋议的内容之一就是有关商王是否亲征之事。

由于事关最高统治者亲自出马与否，因此，殷人对这一事情极为慎重，不敢轻易就下占断，他们总是要借助龟甲反复贞问神鬼，希望得到它们的提示和佑护。

28. 己酉卜，□贞：王征舌方，下上若，[受]我佑？

① 孙海波：《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00 页。

② 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年，第 182 页。

③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北京，北京辅仁大学，1934 年，第 47 页。

④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17 页。

⑤ 罗琨：《试析“登妇好三千”》，吴荣增主编：《尽心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5—44 页。

⑥ 胡厚宣：《说贵田》，《历史研究》1957 年第 7 期。

⑦ 裘锡圭：《释“坎”》，《古文字研究》第 4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62—163 页。

贞：勿征舌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 [佑]？ 《合集》 6322

29. 贞：勿惟王征？

贞：惟王征？ 《合集》 7616

30. 丙辰卜，宾贞：王惟周方征？

贞：王勿惟周方征？ 《合集》 6657 正

31. 庚寅卜，宾贞：今春王其步伐人？

庚寅卜，宾贞：今春王勿步伐人？ 《合集》 6461 正

上面的四版卜辞均是对贞卜辞。28 辞是从正反两面卜问：如果最高统治者商王亲征的话，能否得到天地之神的同意，是否会受到它们的保护和佑助。而 29 辞则是贞问是不是由商王亲自帅军出征之事。30 辞中的“周方”即崛起于岐山的周人政权，它和舌方等众多方国一样，与商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此辞就是卜问商王是否对之征伐。31 辞中的“步”字，像一前一后行走的两只人脚状。《说文》曰：“步，行也。”在殷墟卜辞里，记录王步的辞例数量众多，特别是后期，更是比比皆是。而“步伐”则应是指商王前往某地征伐。辞中的“人”，乃是指位于殷王朝东南淮水流域一带的人方。此方长期与商王朝为敌，侵扰不止，至殷代末期，给殷统治者造成了重大麻烦，也是纣王覆国的一个主要因素。此辞就是关于商王是否前去征讨它的卜问。同 28 辞相同，后三辞也都是从正反两方面对商王亲征之事进行卜疑决断，清楚地表明了殷人在此事上的慎重态度。又：

32. 戊午卜，殷贞：今春王征土方？王占曰：甲申其有禋，吉，其往。甲戌有禋于东…… [其] 往。甲戌有禋…… 《合集》 6441

33. 壬午卜，王步，今日易日，今夕不征甫？

乙未卜，今夕不征甫？今夕其征甫？ 《珠》 48

32 辞中的“禋”，于省吾先生释“设”<sup>①</sup>，詹鄞鑫先生释“凿”<sup>②</sup>。晁福林先生最近释为“禋”，认为是日月之晕。<sup>③</sup> 这条卜辞是说商王准备出征土方，经他自己占卜后认为，甲申这天有“禋”，比较吉利，可以出征。甲戌那天在东方有“禋”，也是好日子等。这是商王为了获得将来的胜利，对自己出征的时间进行了占卜。33 辞也是因天气有所变化，殷人就当天晚上是否对甫地之敌征讨进行占卜。

至于卜占之地，多在祖庙。对此，卜辞说得明白：

34. 丁卯贞：王比沚 [貳] 伐召方，受 [有佑]？在祖乙宗卜。五月 《屯南》 81

35. 丁卯贞：王比沚貳伐召方，受 [有] 佑？在大乙宗 [卜]。 《合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设》，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03—107 页。

② 詹鄞鑫：《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中国语文》1983 年第 5 期。

③ 晁福林：《从甲骨卜辞说到中国古代的“禋”“晕”观念》，《殷都学刊》2006 年第 2 期。

集》33058

由上面辞例知，殷人于战前不但要在庙堂进行周密的谋划，还要在庙堂用甲骨进行占卜，选择吉日，预测吉凶。前面我们所举辞例，贞问“王征”是否受到上下诸神的护佑，实质上也是此礼的内容。

古代天子亲征，被称作“大师”，《周礼·夏官·大司马》：“若大师”，郑玄注曰：“大师，王出征伐也。”甲骨文中，关于商王亲自帅师征讨敌方的记录数量不在少数，尤其是一期卜辞辞例更为集中。这反映出后世所说的天子亲自出征的“大师”在殷商时期出现较为普遍，这也说明了在早期社会里，君王既是国家最高行政管理者，同时也是军事统帅，甚至后者的份量可能更大一些这样的历史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所谓的“大师之礼”自然也就较为丰富。

## 二 选将和册命

在谋议好征伐大计之后，接着考虑的就是选何人为将的问题。古代对此十分重视，《六韬·王翼》记武王问太公云：“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神威，为之奈何？”而太公对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又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十分强调兵事中“将”的重要性。从甲骨文内容看，殷人已深知这一点。特别是在由商王亲征、出动大师的情况下，殷人更加重视这一问题。甲骨卜辞清楚地表明，商王在出征之前，对由谁担任大将的选择是慎而又慎的。下面这版卜辞可以让我们充分地体味到这一点。

36. 辛酉卜，争贞：王比望乘伐下危？一

[辛] 酉卜，争 [贞]：王勿惟望乘比？一

[贞：王惟] 望 [乘比] 伐下危？一

[贞：王勿惟望乘比]？

王惟望乘伐比？一

王勿惟望乘比？一

惟乘比？一

勿惟乘比？一

贞：王惟沚貳比伐巴方？一 二告

贞：王勿惟沚貳比 [伐巴方]？一

王惟沚貳比？

勿惟沚比？一 二告

王惟沚貳比伐巴。一

王勿比沚貳伐？一

王惟沚𡗗比？一

勿比𡗗？一 二告

贞：王惟沚𡗗比？一

王勿惟𡗗比？

王惟沚𡗗比？一

王勿惟𡗗比？ 《合集》6476

以上20次卜问，实际内容只涉及到两项，一是卜商王是否比望乘伐下危，一是卜商王是否比沚𡗗伐巴方。其中，望乘和沚𡗗都是甲骨文里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或统帅，望乘是望方的首领，私名乘；沚𡗗是沚国的首领，私名𡗗。下危和巴方均是殷讨伐的对象。辞中的“比”字，杨树达先生释为“从”，用法如《史记》索隐，训为“领”，卜辞“王从望乘伐下危”的辞意是“王使望乘随王行而往伐，非谓王随望乘行也”<sup>①</sup>。林沄先生曾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此字应是“比”，他从方国联盟的角度认为其义是亲密联合。<sup>②</sup> 杨升南先生虽也释比，但他认为其义是辅佐，“卜辞中的‘王比某诸侯’乃是诸侯以其国中的军队随商王征伐而担负着一方面的战斗任务……这反映了商王室控制着诸侯的军权”<sup>③</sup>。齐文心释比为辅助，可她认为“王比沚𡗗”意思是商王率亲军为沚𡗗助战，同时有监视、督战的作用。<sup>④</sup> 诸说比较而言，杨说符合甲骨文反映的商王朝的国家政治组织结构，也与卜辞记载的商和诸方国之间的主从关系相呼应。这些卜辞中，商王明显的是作为主体，在占选自己的大将，两者的关系是统帅与将军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商王在选择讨伐下危之将时，从正反两方面对望乘进行了8次占卜，而在挑选沚𡗗是否担任伐巴大将时则贞卜了12次。次数之多，让人惊诧。又：

37. 贞：惟子画呼伐？

贞：惟师般呼伐？

贞：惟召呼伐舌？

贞：惟王呼伐舌？ 《合集》6209

这是在占选由谁为统帅前去讨伐巴方的事情，备选者包括子画、师般等4人。殷王朝在挑选军事统帅或将领问题上的确是不敢随意，于此可窥一斑。

在经过反复研究占选出军事将领之后，殷人还要进行一定的命将仪式，这在甲骨

①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第35页。

② 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7—92页。又收入《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69—84页。

③ 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8—172页。

④ 齐文心：《释读“沚𡗗再册”相关卜辞——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王宇信、宋镇豪、孟宪武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51—260页。



文中就是多见的“禹册”卜辞。

38. 乙卯卜，争贞：沚𠂔禹册，王比伐土方，受有佑？ 《合集》  
6087 正
39. 戊子卜，般贞：沚𠂔禹册，王比？ 六月 《合集》7384
40. □□[卜]，□[贞]：[沚]𠂔禹册，王比伐[方]…… 《合集》  
6163 正
41. 己巳卜，争贞：侯告禹册，王勿卒…… 《合集》7410
42. □卯卜，宾贞：舟禹册，商若？ 十一月 《合集》7415 正

以上几辞，都与军事征伐有关，而其中的“禹册”一词对正确理解辞意至为关键。于省吾先生认为“禹”字应释为称，禹和称是古今字，意为“述说”，“禹册”一词的词意就是“述说册命”<sup>①</sup>。王宇信先生则认为是殷人在与方国交战前所举行的一种仪式，“即殷王将书写战争誓词或出兵命令的典册当众宣读并授与领兵之将”<sup>②</sup>。岛邦男先生认为是奉呈简册以告敌方之意。<sup>③</sup> 笔者以为，这些说法都不完全达意。

“禹册”中的“禹”，在卜辞中既作动词，也作名词用，但是“禹册”里的“禹”明显是动词。《说文》曰：“禹，并举也，从爪𠂔省。”段注云：“对举谓以两手举之。”《尚书·牧誓》曰“称而戈，比而干，立尔矛”，孔传“称，举也。”《卫盂》铭云：“惟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禹旂于豊。”“禹旂”即举旗。禹是原始字，由其又孳乳出偶、称两字。《尔雅·释言》：“偶，举也。”《汤誓》有“敢行称乱”，而《殷本纪》则作“敢行举乱”，可知称、举在古代是通用的。

册，甲骨文中像以绳束编竹简成册之形，字与《说文》所释相符，有关文献也反映出殷人有使用简册的历史，如《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以为证。册，后世典籍中又往往写作策。杜预《春秋序》：“大事书之于策”，陆德明释曰：“策，本作册。”《周礼·春官·内史》“则策命之”，注曰：“郑司农云：‘策谓以简策书王命。’”《左传》昭公三年“授之以策”，注曰：“策，赐命之书。”这里所言之策，都是指上面书有王命的简册，惟《左传》说得更为直接。因此，卜辞的“沚𠂔禹册”实际是沚𠂔手举上面书写着商王命令其为领军大将的简册，表示其恭敬地接受王命。

从文献上看，册命礼有一系列规定的礼仪。《礼记·祭统》曰：“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周礼·春官·大司马》：“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向，俟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逸周书·尝

① 于省吾：《殷契骈枝续编》，1941年石印本。

② 王宇信：《周原庙祭甲骨“𠂔周方伯”辨析》，《文物》1988年第6期。

③ (日) 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85页。

麦解》以及《颂鼎》铭文也有相似的记载。这些文字所说包括册命时君的位置、受命者的面向、何人执策命书以及被策命人如何行礼等礼仪。在甲骨文中，也隐约透露出类似的信息。如在方位方面，《合集》33241、28190以及《怀特》1379等版卜辞中，都谈到了宴飨的方向，如《合集》28190“戌其𠄎𠄎于西方，东飨”，是说戌跪坐在西边的席子上，面向东方飨宴。这说明当时在进行宴飨之时，是有着方位方面规定的。由此推测殷商时期庄重的册命礼，也会有这方面的礼仪。至于“再拜稽首”，卜辞则有直接的反映：

43. □□[卜]，□贞：𠄎𠄎拜𠄎，[王比伐]土方，受[有佑]？

《合集》6406

在古代的册命典礼中，受命者是要行拜礼的。辞中的“拜”字，如一人站在一块带有花纹的席子旁举双手行礼状，严一萍先生释“揖”<sup>①</sup>，裘锡圭先生释“迎”<sup>②</sup>，刘桓先生释“拜”<sup>③</sup>。其意为拜迎无疑。它所记述的就是在接受商王颁赐的册命书时，是有拜𠄎接受的动作，这显然是在行再拜稽首礼，正与文献与铭文所记相合。说明殷商时期，册命礼中是包含有如此礼仪内容的。

关于举行册命礼所在，典籍和金文都说是祖庙，《礼记·祭统》说在“太庙”，《周礼·春官·大宗伯》说是“祖庙”，《颂鼎》说是“周康昭宫大室”等。大室当是宗庙大室，郝懿行《尔雅义疏》：“古者宗庙亦称宫。”殷商时似也一样，如：

44. 贞：𠄎𠄎𠄎册，[告]于大[甲]？ 《合集》7379 正

45. 甲戌[卜]，王贞：[𠄎]𠄎[𠄎]册，余[比]？八月

在□宗。 《合集》7394 正、反

44 辞是为𠄎𠄎𠄎册事而卜告先王大甲，其地应是在大甲宗中；45 辞的“在□宗”则更为明白，无需多言。两辞表明当时在行册命大礼时，为了行必有尊，故将行礼地点放在自己的宗庙里。《周礼》等后世文献所言，看来确是“因于殷礼”的。

需要指出的是，殷商在举行册命之礼时，并不全是在殷都的宗庙里，有时也在外地：

46. ……令师般比……在北𠄎册…… 《合集》7423

在外地举行册命礼，应是情况紧急时的临时命将之举。

除举行册命仪式外，殷人还要为命将征伐之事告祭宗庙中的祖宗：

47. ……[贞：令望乘暨]兴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① 严一萍：《释揖》，《中国文字》新10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

②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自”》，《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195页。

③ 刘桓：《商史札记三则》，《甲骨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3页。

[贞：令望乘暨] 兴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合集》6667

48. 贞：令𠄎伐东土，告于祖乙于𠄎？八月 《合集》7084

48 辞中的“𠄎”作“𠄎”，岛邦南先生认为“有的是对于以丁为名的父祖，如祖丁、武丁的称谓，有的是指上帝”<sup>①</sup>。王国维先生认为“𠄎”为“取主及郊宗石室之义”<sup>②</sup>，即盛主之石盒祔。两说相较，岛说是有问题。按其说“𠄎”为丁，则48辞难以讲通，释帝也违卜辞常例。王说则是正确的。《左传》昭公十八年：“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庙”，哀公十六年：“载伯姬于平阳而行，及西门，使二车反祔于西圃。”杜注曰：“祔，庙主石函。”孔疏云：“每庙木主皆以石函盛之，当祭则出之，事毕则纳于函。”从辞例来看，甲骨文里有不少与48辞相类的例子，如“暨于妣辛于宗”（《屯南》632），因此，“𠄎”字应和“宗”字意近为是，故释𠄎。以上几辞都是在殷人在庙堂上确定了领军大将以及其所担当的征讨任务之后，特向先王举行告祭，一方面表示对自己祖宗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他们庇护，以求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周礼·春官·大祝》下郑注曰：“司马法曰：将用师，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看来，当大将选定即将出征时，殷周时期都有告祭神祖以求庇佑之礼。

### 三 迁庙主与立军社

殷人在庙堂谋划好征伐事宜、册命大将并向祖宗行告祭礼之后，接着便该起师出征了。据后世文献记载，古代国君亲征大师出征时，有迁庙主和立军社之礼。《礼记·曾子问》中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答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君去其国，太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周礼·春官·大宗伯》云：“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伪孔传亦云：“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行。”这一礼制，在武王第一次伐商时就有反映，“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sup>③</sup>。至春秋战国时代更有实例可参，《左传》隐公十一年：“凡出师，必告于祖，而奉迁庙之主以行。”定公四年：“卫祝佗曰：‘君以军行，社衅鼓，祝奉以从。’”杜注云：“古礼，天子亲征，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从甲骨文反映的情况看，迁庙主和立军社这一古礼在殷商时期已然存在。

由于商王亲征即起动大师非常频繁，因此，甲骨文中记录了不少殷人迁庙主的材料：

① 岛邦男：《禘祫》，《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6—412页。

② 王国维：《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本，1980年，第10页。

③ 《史记·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3页。

49. 贞：燎于王亥，告其比望乘？ 《合集》7537
50. 燎于王亥十月，卯十牛，三月，告其比望乘伐下危？ 《合集》6527 正
51. 甲申卜，令以示先步？  
弱先，兹王步？ 《屯南》29
52. 庚□涉？  
示其从涉？ 《合集》35320

王亥，殷人著名先公，罗琨说他是“英雄时代”的“王”<sup>①</sup>，颇有见地。49、50两辞均是对他进行燎祭，告诉他将要同大将望乘一起讨伐下危。王亥为殷人高祖，早不存世，此时让其与望乘出征，自然是将其神主牌从宗庙中迁出随军而动。而51、52两辞则十分明白，一是卜问是不是让所迁庙主先于商王先行一步之事，一是卜问庚日渡河时是否让庙主随之同渡，都清楚地表明殷时有迁庙主随军的礼制。又：

53. 于大示告方？ 《合集》33053
54. 癸卯卜，争贞：王令三百射，弗告于示，王齿惟之？ 《合集》5775 正
55. 庚寅王卜，在贞：余其次，在兹上鬻，今秋其敦，其呼澍示，于商征，余受有佑？  
王占曰：吉。 《合集》36522

示，唐兰先生说“示与主为一字”<sup>②</sup>，甚确。主即象征死去王的神主牌，甲骨文的“宗”字，从宀从示，表示放置神主木牌的建筑。辞中的“大示”，指商代直系集合庙主，此与《礼记》所记“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从，礼也”的记述正相符合。以上几辞，都是商王在征战途中于某地进行的和战事有关的占卜与祭祀，希望取得战争胜利。大战前于所迁庙主前进行占卜，殷商时然，春秋时期更为盛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记晋楚鄢陵大战中，楚共王在巢车上望晋军动静时问其大宰伯州犁：“（晋军）张幕矣”，伯州犁答曰：“虔卜于先君也”，就反映了晋军于战前在其所载的先君庙主前占卜以求福佑自己的情况。

战时让庙主随行，目的是希望他们护佑自己，不给子孙带来祸祟，避免战事不利，故殷人在征战过程中，要经常向神主们占问和祭祀。如：

56. 癸亥卜，黄贞：王旬亡祸？在九月征人方，在雇彝。 《合集》36487
57. 贞：王不福，示左？  
贞：示弗左王，不福？

① 罗琨：《殷墟卜辞中的高祖与商人的传说时代》，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第274—301页。

② 唐兰：《怀铅随录》，《考古社刊》1933年第6期。

示左王？

示弗左？ 《合集》10613 正

56 辞中的“雇”乃是殷人征伐东南宿敌人方路上的一个地名，“彝”为祭祀之名，这应是殷人在征伐人方途中进行的祭祀活动，辞中虽然没有说明所祭对象，但很有可能就是随军而行的庙主。57 辞中的“左”字，字义颇有争议。有学者在对比分析相关卜辞后认为其有佑助之意。<sup>①</sup> 然仔细品味上面几辞，笔者认为此字应作祸祟之意是，因为在甲骨文中，殷人每每对先公先王进行隆重祭祀的前提，就是因为担心神祖们会不会给他们降下灾祸，这类卜辞在甲骨文中极为习见，如：

58. 妣甲蚩王？

妣己蚩王？

祖乙蚩王？

贞：祖乙弗蚩王？ 《合集》1623 正

59. 贞：羌甲蚩我？ 《合集》1807

60. 贞：惟父甲蚩王？ 《合集》1659

61. 亘贞：祖辛祟王？ 《合集》1734

辞中的“蚩”、“祟”都有祸祟之义，这是殷人在占卜先王先妣是否要降祸于他们，他们的担心和希望从辞中完全可以清楚地体会出来。而“示左”辞例的形式很似上举辞例，应该也是殷人占问随迁的神主们是否要对商王有什么不利，是否会给王师带来祸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要进行占卜，否则，就不用劳神费力了。这样的解释还可得到下面卜辞的证实：

62. 王为我家祖辛，弗左王？

贞：侑[我]家祖乙，弗左王？ 《合集》13584 正甲

63. 贞：[我]家祖乙左王？

王为我家祖辛左王？ 《合集》13584 正乙

64. 王占曰：吉。祖[戊]□勿□左王。 《合集》13584 反甲

65. 癸巳卜，争贞：侑白鬯于妣癸，不[左]？王占曰：吉。勿左。

《合集》2496

从这些卜辞来看，将“左”看作是“佐助”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如作为占辞的64 辞是占问之辞，商王亲自卜问事情是否吉利，得到的结果正是其所希望的，先王祖[戊]不会给王带来祸祟。65 辞是卜问用白色的鬯作牺牲侑祭妣癸，她不会给我们祸祟吧？商王占卜后的结果是吉，则妣癸“勿左”即不加祸祟之意。因此，如果将“左”释为传统意义上的“佐”，则此辞就难以讲通。

<sup>①</sup> 张永山：《商代军礼试探》，第5页。

关于殷人于征战时立军社，有学者认为“卜辞中未见立军社之事”<sup>①</sup>，其实不然。下面卜辞可以看出：

66. 辛丑卜，今日步？

土暨师步？ 《合集》4245

67. □巳卜，争[贞：有]禋，告于上甲六示，翌戊□卯□□？

燎于土牢？

曰：吴次于庞？

呼见暨…… 《合集》7359

卜辞中的“土”，即文献里的社。《诗·大雅》：“乃立冢土。”传云：“冢土，大社也。”《诗·商颂》“宅殷土茫茫”，而《史记·三代世表》则引作“殷社茫茫”，《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诸侯祭土。”何注：“土谓社也。”甲骨文中的土，有的形如地上一土堆，有的还附有数点状。对此，有学者指出此数点“像以血衅社之形……于此益可见□当为祭祀土地的神主之象而非一般的所谓土块”<sup>②</sup>。古代封土为社，甚为普遍。《艺文类聚》引《孝经纬》云：“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郑玄在注《周礼》时云：“王出军必先有事于社及迁庙，而以其主行。社主曰军社，迁主曰祖。”上举两版卜辞，表明殷商时代军事活动中确有社主随行，其中66辞中的“土暨师步”至为明显，是说社主随着出征的军队一起行动。67辞里的“次”，《左传》庄公三年云：“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次是军队长期驻扎之意。而在军队所次之地庞用牢来燎祭社主，所祭显然属于军社性质。

#### 四 立中与乞师

古代部族和国家，每逢有大事，往往要在一个空旷之地上，建旗于中央，以集民众。《周礼·春官·司常》“九旗之物名各有属……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夏官·大司马》也云“王载大常，诸侯载旂”。说明在古代不同等级的统治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旗帜，并作为标志来号召自己的部属。从甲骨文记载看，殷商时期这一礼制已经存在于当时的各种社会生活里，其中也包括军事活动。具体而言，即卜辞中的“立中”，如下面两版卜辞所记：

68. 贞：[立]中？

贞：勿征土方？ 《合集》6448

69. 贞：勿立中？

① 钟柏生：《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军礼之二——殷代的战争礼》，第115页。

② 彭裕商：《卜辞中的土、河、岳》，《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集，1982年。

贞：立中？

贞：勿征土方？ 《合集》6449

两版卜辞的“立中”，显然与是否征伐土方有密切关系。辞中的“中”字形为旗字无疑，下面的卜辞可以证明这一认识：

70. □酉卜，宾贞：翌丙子其……立中？允亡风。 《合集》7370

71. [丙子]其立中，亡风？ 《合集》7371

殷人将立中和天气有无风吹联系在一起进行卜问，说明“中”确实就是带有旂的旗子。对于“立中”一辞的含义，甲骨学家进行过详细的研究。罗振玉先生最早释其字为“中”，他认为卜辞里的部分中字，“象四旂之形，疑亦𠂔字”，他还指出，籀文的中字作旂偃于左右，是后来的讹变。<sup>①</sup>唐兰先生在仔细分析卜辞里的“中”字后指出：中字本旂旗之类，是表示族社会的徽帜。“立中”的意义“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附，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然则中本徽帜，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sup>②</sup>。饶宗颐先生也认为：“‘立中’之中……他辞又见‘其立𠂔’语，（《粹编》四）知‘中’即指旗旂。𠂔音偃，旂旗偃蹇飞扬貌，董氏训‘立中’为纛是也。”<sup>③</sup>而“纛”即军队的大旗，三人所言不误，“立中”的确就是建旗。《周礼·春官·大宗伯》云：“凡祭祀，各建其旗；会同宾客亦如之。”郑注“巡守兵车之会，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都是在说古代每逢大事有建旗之礼。日本学者白川静也认为“立中”与军事行动有关，但在他看来“立中”是中军选帅之举。<sup>④</sup>

“立中”的目的，唐兰先生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即招集族众，甲骨文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下面一版卜辞：

72. 贞：勿立中？

[今]春勿共人？ 《合集》7374

73. □□[卜]，争贞：戍戕？

贞：来甲辰立中？ 《合集》7692

74. 壬申卜，殷贞：我立中？

壬申卜，殷贞：勿立中，升？

癸丑卜，亘贞：王比奚伐巴方？

癸丑卜，亘贞：王惟望乘比伐下危？

… … 《合集》811 正

①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东方学会石印增订本，1927年。

② 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页。

③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352页。

④ （日）白川静：《释史》，《甲骨金文学论集》，京都，朋友书店，1973年。

72 辞中的“共人”前已讲过，有聚集、提供兵员的含义，此次卜问把“立中”与“共人”联系在一起，表明“立中”确实是为了纠集人众。即吴其昌所言：“（将中）立于广场中心，以集民庶，以勒军旅。”<sup>①</sup>而 73 辞先是贞问戍是否受到戕，即军事上的损失，接着就言“立中”之事，可知“立中”与军事征伐集聚兵员有关。74 辞中立中和征伐巴方与下危放到一起，说明两件事是有联系的。由此，我们得以了解此礼在殷商时期确已存在。

同这三辞一样，《合集》7377 正上的“贞，来乙□其立中……出……征……”里，“立中”也和征战有关。对此，胡厚宣先生曾经指出：“而立中之占，又经常与征伐之卜辞同版，因以略举拙文大意说，‘立中者，当为军事驻扎、武装垦殖、或者是原始氏族社会立旗圈地开辟疆土的子遗。’”<sup>②</sup>这几句话，真实地道出了古代“立中”的意义所在。

饶宗颐先生在研究“立中”问题时还谈到了《合集》303 上的一条卜辞，值得引起注意，引辞如下：

75. 癸亥卜，殷贞：𠄎羌百旃三旂𠄎？ 《合集》303

对此辞，饶先生认为是杀羌人褰以祭旗，“故卜日以免旗为风所偃”<sup>③</sup>。饶是主张“立中”有军事上的意义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殷人为了不让大风将旗子吹偃，影响族众的迅速集中，于是杀 100 个羌人用来祭祀神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有人单纯地认为“立中”是商代的圭表测影的看法就有问题了。其依据之一就是卜辞“立中”往往与有无风联系在一起，并据此认定“立中”就是为了立表测日影。<sup>④</sup>如果按照饶先生的解释，则殷人在“立中”时卜问有无风，原是担心大风将旗子吹偃以至人们看不到信号而影响到族众的集中，从而耽误征伐大事。此可备一说。

乞师也是古代军礼中的一项内容。春秋列国争霸时，不少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向别国请求军事上或名或实的支援，名曰“乞师”或“乞旅”。如《左传》隐公四年“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左传》襄公十一年“楚子囊乞旅于秦”等。对当时发生的这类事情，清人姚彦渠在其《春秋会要》中有所罗列<sup>⑤</sup>，并将其置于五礼中的军礼项里。

① 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 8 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937—2938 页。

② 胡厚宣：《甲骨续存》序，北京，群联出版社，1955 年。

③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第 352 页。

④ 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影》，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科技史文集》第 10 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年。

⑤ [清]姚彦渠：《春秋会要》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校阅”、“蒐狩”、“出师”、“乞师”、“致师”、“献捷”、“献俘”，第 115—122 页。



在更前的殷商时期，殷王室虽然已经建立了左、中、右三师的武装。但是，频繁和规模巨大的战争，使得这些兵力并不能满足大规模的军事需要。因此，殷王朝有时不得不进行“乞师”之举。甲骨卜辞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如：

76. ... 方不大出？

令共东土人？ 《合集》7308

77. 贞：今春登下危人，呼伐，受有佑？ 《合集》7311

以上是寻求兵员支持自己进行征战的卜辞。其中，76 辞可能是因为某方国大肆出动寻衅，商王担心身边的力量不能阻挡其进攻，故不得不让东方部族出兵襄助。77 辞中的下危，原来是殷之宿敌，卜辞中有不少对其征伐的记录，而与此殷王却征集下危人和自己一同进行军事行动，可知此时下危已臣服于商，接受商王的调遣和指挥了。而殷人能用宿敌之人来支援自己，表明自己的确是兵员紧张，不敷使用，实在是迫不得已。

需要注意的是，两辞在借用别的武装力量时，并没有像后世那样使用“乞”字，相反，用的却是“令”和“登”，有以大命小、以上命下的意味。其实，在先秦文献中，部分“乞师”之辞本身就是一种谦辞。《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郤锜来乞师。”杜预注云：“侯伯当召兵；而乞师，谦辞。”孔颖达疏引《释例》曰：“乞师者，深求过理之辞，执谦以逼成其计。”《公羊传》僖公二十六年：“乞师者何？卑辞也。”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大国向小国或弱国所谓的“乞师”之举，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求援，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谦卑之辞，实际上是强迫命令它国执行自己的意愿。而殷墟卜辞由于时代久远，且为商王室自己的决疑占卜，故没有必要如后世那样矫饰，也根本用不着拐弯摸角，因此在用语上直截了当，或令或呼，尽显原始。而正是这些卜辞，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古代某些“乞师”礼的真相和真义。

卜辞中又有“来射”和“以新射”之辞：

78. 癸未卜，雀不其来射？

癸未卜，今一月雀亡其至？ 《合集》5793

79. [癸]未卜，王呼雀[来]射？ 《合集》5794

80. 贞：取新射？ 《合集》5784

81. ... [取新]射于𠄎？ 《合集》5787

82. 贞：呼子画以新射？ 《合集》5785

83. 癸丑卜，争贞：吴以射？ 《合集》5761

辞中的“以”意为致送，该字孙诒让、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以及日本学者岛

邦男等先生都作过释读<sup>①</sup>，裘锡圭先生释“以”，认为有提挈、携带意，并引申为“致送”<sup>②</sup>。“射”是商代武装力量里的一个兵种，指射手而言。“新射”是指那些刚刚经过训练编练成军的新的射手。卜辞中对两者多有记载，大部分和军事征战有关。这里的“来射”、“取新射”与“以新射”就是殷商王朝命令一些大族族长、诸侯同时也是军事将领的人支援自己射手的记录，而“以某地新射”和“取新射于某地”则更明显地说明射手来自外地。

除了在兵员上向别人求助外，殷人还经常希望得到军事物资方面的外部支援：

84. 贞：勿共多箠？ 《合集》5802

85. ... [共] 多箠？ 《合集》5803

86. 甲午卜，亘贞：共马，呼𠄎？ 《合集》7350 正

“箠”，《说文·竹部》：“箠，弩矢箠也。”《玉篇·竹部》：“箠，矢器也，藏弩箭为箠。”《周礼·夏官·司弓矢》：“中秋献矢箠。”郑玄注云：“箠，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就是用野兽皮做成的用于装箭弩的袋子，此物在殷墟发掘中曾有发现。辞中的“共多箠”就是希望提供较多数量的矢箠，以备射手使用，这正好可与前面所列举的“来射”“取新射”之辞相呼应。而86辞中的“共马”也是征集战马的占卜，后面的“𠄎”字乃是战争动词，由之可证明此马的性质。箠和战马在3000年前的冷兵器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很受统治者关注。因此，卜辞经常有此卜问。而商王室不断地向别人要求这些东西，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因战争的频繁和战争规模的宏大，兵员和军事物资损失较多；另一方面，商王能够让别族贡献这些在当时相当重要的物资，也说明商王朝对他们有指挥权和调动权，表现了一种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统治关系。

## 五 振旅与蒐狩

在古代军礼中，振旅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对此，文献典籍有着不少的记载。《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阵”。《公羊传》庄公八年：“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左传》隐公五年也有类似的记载，“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关于“振旅”，杜预注云：“振，整也”，“旅，众也。”此处的旅所指即族众，古时寓兵于民，族众平时耕作渔猎，战时则整族为兵。文献中的“振旅”，一是以田猎形式进行军事演练，其意义即文献所说的“习战”；另一个意义是征战凯旋时举行的军事校阅活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是言城濮之战晋军获胜后，晋文公帅

<sup>①</sup>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4—63页。

<sup>②</sup> 裘锡圭：《说“以”》，《古文字论集》，第106—110页。

师回国时举行的大阅兵之礼。

作为重要的军礼，就殷墟甲骨文所见，“振旅”之礼也是存在的，卜辞即有明证：

87. 辛丑卜，贞……[翌]日壬王田宰，弗御，亡灾……

丙子卜，贞：翌日丁丑王其振旅，[延]送不遭大雨？兹御。

《合集》38177

88. 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延送[于]孟，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在九[月]。《合集》36426

辞中的“延”有连续不断之意，而“送”字，则含前往某地的意思。87 辞是商王卜问在前往某田猎地途中进行振旅会不会碰到天下大雨之事，这里的“振旅”明显是指军队在向目的地行进途中进行的军事演习或训练。88 辞大意也是如此。西周中方鼎之二有“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省”即巡视，此处的“振旅”其义应为军事演习，与所列卜辞中的“振旅”意义相同。可见，“振旅”一事在殷人心中十分重要，是当时大礼之一。因此，才使得最高统治者商王亲自占卜贞问。

从后世文献记述来看，古代存在着由原来的“四时皆田”制度演变而成的“大蒐之礼”。《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与农隙以讲事也。”《公羊传》桓公四年：“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两书所记四时名目虽有不同，但田狩的实质是没有区别的。对于这种非常讲究的“四时皆田”的性质与作用，《尚书·无逸》认为完全是商王的“惟耽乐之从”的一种游逸活动，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认为“皆为宗庙事也”，是为了祭祀和飨宴宾客以及充君之庖，但同时又认为“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将蒐狩行为上升为礼的高度。应该说，古代的四时皆田制度，总体而言，其性质和作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集田猎、娱乐、军事训练和食物补充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

具体到殷商时期，虽然甲骨文中没有出现“蒐、苗”等名，但却有大量的田猎卜辞。当然，在众多的田猎辞例中，其中一部分肯定属于商王纯粹娱乐性的狩猎活动，但是这当中也含有不少以狩猎为形式的军事训练的卜辞。

89. 戊子卜，王往田于东，擒？

辛卯卜，王往田于东，擒？

《合集》33422

90. 乙未卜，翌丙申王田，获？允获鹿九。《合集》10309

卜辞中的“田”在作田猎意义时，有人认为它是当时田猎的通称<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它只是卜辞里众多行猎动词中的一个，与狩、擒、逐、射、焚、阱等一样，是一种

<sup>①</sup> 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6辑。

打猎的方法<sup>①</sup>。但仅从“田”字上是看不出它是一种什么打猎方法的。汉代班固在其所著《白虎通义》中认为“四时之田，总名为田何？为田除害也”。这种说法虽然指出了田猎的部分结果，但仍使人不甚了然。实际上，“田”作为狩猎之名，与古代战阵的“阵”有关。古文献中，“阵”与“陈”又原为一字，如《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朱熹集注曰：“陈，谓军师行伍之列”，意即军阵。《战国策·楚策一》“陈卒尽矣”，吴师道注曰：“陈，古阵字。”《汉书·刑法志》“善师者不陈”，颜师古注云：“战阵之义，本因陈列为名而音边耳。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字也。”而“田”字在古代又与“陈”相通，《广雅·释诂》：“田，陈也。”《左传》中“陈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则作“田完”。由此可见，田即陈即阵，也即士卒陈列对形，演习战阵，借打猎这一方式以达到军事训练之目的。《仪礼经传通解》引《尚书大传》云：“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说明古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为了使演习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实战性，乃选择山林川泽的飞禽走兽作为假想敌进行捕获，以此来锻炼战士的军事能力，达到习战的最终目的。

甲骨卜辞中一些记载有大量猎获物的田猎行动，更能说明这是有组织的军队集体活动，如：

91. 乙未卜，今日王狩，田率，擒？允获虎二、兕一、鹿十二、豕二、雉百廿七、□二、兔廿三、[雉]七。□月 《合集》10197

92. 王获鹿？不其获？允获四。

贞：擒麋？

贞：弗其擒麋？

王获兕？

王弗其获兕？

获不？

允获麋四百五十一。 《合集》10344 正、反

91 辞记载了商王的一次田猎收获，所获飞禽走兽种类甚多，计有 8 种，收获不小。92 辞记录的则是殷人的一次大型狩猎行动，商王也亲自参加，最终所获非常丰硕，共猎到了 451 只麋鹿。麋鹿机巧灵敏，难以捕捉，而一次就能获得 451 只，可知这是一次大型的围猎，如果没有大量的人力和有效的组织，是很难有如此大量收获的，而这样的形式只能是军队的集中行动，是在商王指挥下的一次带有演兵习武性质的蒐狩之礼。

商代的军事武装人员参加狩猎，卜辞中是有明载的，如：

<sup>①</sup> 杨升南：《殷契卜辞“田”字说》，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 年，第 61 页。

93. 惟王以戍𠄎，擒？ 《合集》27968

94. 王其田，惟犬师比，擒，亡戕？ 《合集》27915

93 辞中的“𠄎”字，是一狩猎动词，诸家多有考释，以王国维先生释“𠄎”<sup>①</sup>最为接近，《尔雅·释器》：“麋罟谓之𠄎。”而“戕”指的是商王朝的一种担负戍守任务的军事人员，这条刻辞是贞问商王让戍卒使用“𠄎”的方法进行狩猎是否有所擒获之事。94 辞中的“犬师”指的是犬侯的军队，该辞是卜问商王率领犬师从事田猎是否能够擒获之事。又：

95. 庚子卜，狩𠄎不邁戎？

庚戌卜，今日狩，不其擒印？ 《合集》20757

96. 丙寅卜，子效臣田，不其[获]羌？ 《合集》195

印，指的是一种俘虏，羌则是指羌人，辞中的狩和田都是狩猎的名称。两辞记录是说殷人在田猎的时候有时会与敌人发生遭遇，故卜问能否抓到俘虏。这个信息更清楚地说明，当时的部分狩猎活动与军事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故姚孝遂先生在分析后认为：“由于这种狩猎活动与军事行动极其类似，因此，古代也以此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sup>②</sup> 后世文献中的大司马所负责的于四时教民习战阵，都是以田猎作为手段和方法的，通过蒐狩教民习战，以后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大蒐之礼”，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大为盛行，追索其源至迟可至商代。

从卜辞内容来看，殷人不但于行进途中开展田狩，而且还经常于战后回师途中进行该类活动，这类活动的性质应该就像《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所谓的“中春教振旅”后的“遂以狩田”，而胜利后的蒐狩则明显带有庆祝胜利、炫耀武功、检阅军队、简数军实的振旅性质。

97. ……于倕麓，获白兕，𠄎于……在二月，惟王十祀彤日，王来征孟方伯□？ 《合集》37398

98. 戊戌，王蒿[田]……文武丁祕……王来征…… 《合集》36534

陈梦家先生在研究征人方卜辞的时候曾指出：“(卜辞中的)‘正人方’是说去伐人方，指其往程；‘来正人方’是说来于正人方，指其归程。”<sup>③</sup> 此说是有道理的。上面两辞中的“王来征”并不是商王前去征伐，而是指其伐孟方回程的路上，显然这是大军凯旋途中进行的大规模蒐狩活动，领军的商王也参加了。商未曾对位于东南的人方进行过长期的征伐，其中一次战争的时间就长达一百余日，而孟方正处在征人方的路上。在长时间的征伐途中，商军沿途往往都要进行狩猎活动。

下面两版卜辞意思更为明确：

① 王国维：《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艺术丛编》第3集，1917年石印本，第69页上。

② 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第41页。

③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04页。

99. ... 伐下危?  
     ... 归田? 九月。 《合集》6521
100. 贞: 卯?  
     贞: 勿卯?  
     王勿归, 惟呼?  
     贞: 王归?  
     呼酒登?  
     贞: 示?  
     贞: 勿示?  
     勿呼田?  
     令戊田... 《合集》7772 反

如果上两辞中的内容有关联的话, 那么 99 辞辞意十分清楚, 是说商军讨伐下危后, 是否于班师途中进行“田”, 即田猎。此时有兴趣和时间举行大蒐活动, 必定是战事获得了大捷, 是大军在凯旋途中举行的振旅之礼。100 辞的内容也是关于商王在回归途中进行田狩与否的占卜。这表明在殷商时期, 商军每每于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 要进行一系列的蒐狩活动。其目的, 从军事角度而言, 可以整肃军队, 训练士卒, 提高士气, 达到演兵习武的目的; 从后勤保障而言, 可以为部队提供肉食毛皮, 补充给养, 缓解后勤供应之不足; 从政治角度看, 如《左传》隐公五年里所言, 可以“昭文章, 明贵贱, 辨等列, 顺少长, 习威仪也”。是一举多得之事。

战后行狩, 周初仍习此礼。据《史记·周本纪》载, 武王灭商后, 在做了封纣子禄父、定三监、释箕子之囚、散鹿台之财等诸事以后, “乃罢兵西归。行狩, 记政事, 作《武成》”。这次“行狩”, 显然是周族伐商大军在灭殷之后的一次大规模狩猎行动, 而对这次狩猎的战果, 《逸周书·世俘解》记录所获包括虎熊等猛兽在内的各类动物共计 10135 头, 数量十分惊人。

殷商时期的这种以田猎作为治兵手段的行为, 延至后世, 更成为了严格而制度化的大蒐之礼, 并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春秋》桓公六年经文记有“大阅”一事, 《左传》云是“简车马也”, 《公羊传》是年何休注说“比年简徒谓之蒐, 三年简车谓之大阅, 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有了更为细致的区别。而《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公蒐于被庐。子犯曰: ‘民未知礼, 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这里将蒐狩振旅直接与民众学礼联系在了一起。

## 六 献捷和献俘

献捷、献俘并以之祭祖是古代战后主要的军礼内容。这一礼仪来源于原始社会后

期战争庆功的宗教习俗。早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献捷献俘活动，甚至往往要用残酷的手段杀俘献功酬神。后经过不断演化，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礼制，成为古代军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甲骨文记载来看，殷商时期的献捷献俘礼已经形成规制并程序化，主要礼仪包括迎战时所迁庙主先行入都之礼、逆旅迎俘奏恺返京之礼、向祖宗献俘授馘告庆礼之礼，以及残酷的杀俘（尤其是敌方首领）祭祖之礼等等。应该说，后世文献中所见这一范畴的礼仪大体上于殷墟甲骨卜辞中均可找出其史影。对此，笔者已做了较为细致的讨论与研究<sup>①</sup>，这里不再赘述。

上面我们依据殷墟甲骨文材料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殷商时期军礼的内容给予了梳理归类，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讨论，基本上构建了商代军礼的运作仪程。就甲骨文所见，殷商军礼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六个方面，即告庙与谋伐、选将和册命、迁庙主与立军社、立中与乞师、振旅和蒐狩、献捷与献俘。当时的军事礼仪的特点也十分明显：每个仪节都充满了崇祖信鬼色彩，占卜贯穿于始终，这与整个商代迷信之风颇为切合；殷人在某些环节上如选将等极为慎重，总是要反复占选、多次卜问；而战后的杀俘献祭之礼则严重地保留了野蛮的原始遗风。

总之，作为商代王室占卜决疑的甲骨卜辞，虽然因其性质以及文辞简练所限，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清楚各项军礼的具体仪节。但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文献以及周代金文中所见的军礼大项均可在殷墟甲骨文中寻到其踪迹。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殷商时期业已成型的军事礼仪无疑是后世礼书中所见的那些整齐划一、充满理想的军事礼制的渊源之一，孔老夫子所认为的周因于殷礼之说在甲骨文出土以后也的确成为了可“征”的现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甲骨文与商代礼制研究》（06BZS00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05JZD00029）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郭旭东，1965年生，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9年2月17日

<sup>①</sup> 郭旭东：《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